

铁岭碑墨

鍾
冷
石
平

墨

海
虞

天
歸
題

民國三年十一月十號出版
民國十年九月廿號六版



著 作 者 古 邗 鐵 冷

校 訂 者 海 虞 枕 亞

總發行所 小 說 叢 報 社
上海英界四馬路一百五十號

分 售 處 各 省 各 大 書 坊

印 刷 所 中 國 圖 書 公 司 和 記

鐵冷碎墨初編

定價大洋六角

序一

鐵

冷

碎

墨

枕亞校碎墨。竟問於鐵冷曰。前有叢談。後有碎墨。紙勞筆瘁。爲是僕僕。子何所求。殆作千秋想耶。鐵冷曰。惡。是何言。我忘世矣。胡一名之未忘。我忘名矣。胡千秋之是望。天既靳我以不朽之事業。更何有此無謂之文章。雖然。人之生於世也。營營擾擾。皆有樂趣。可尋彼之所謂樂者。我之所謂苦也。我雖無求於世。不能不有求於己。不爲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舉世之所謂富貴利達金錢權勢。盡人皆好者。胥不足以娛我。則我所藉以自娛者。舍此無謂之文章。更少可爲之生活。嘗謂美人之鏡。俠士之劍。伶工之琵琶。以及文人之一枝秃管。在失意無聊時得之。亦可抵得一知己。故文王被囚。而作周易。屈原見放。而著離騷。馬遷受刑。而成史記。陶靖節罷官歸去。亦云著文章。以自娛。夫諸人之志。初豈在此區區文字哉。古之著作家。殆無一非傷心人。文人而以文自見。已爲末路之生涯矣。我不敢企夫賢聖之發憤著書。而竊慕

鐵 冷 碎 墨

夫淵明之澹泊明志碎墨之作亦聊以自娛而已余曰著以自娛可矣留姓氏於人間是又奚爲鐵冷笑曰碎墨出世人言不諒必尙有目余爲好名者夫余果好名亦當潛心著作爲政學經世之書以投時而弋譽而顧託之於美人香草之思極之於竹頭木屑之細莊諧歌哭雜糅無倫徒供人之咀噍以是自傳計亦左矣嗚呼茫茫大地愁雲包之芸芸衆生愁絲牽之余固天生愁種無可爲歡藉筆墨以自祛煩惱而世之文人潦倒如余思著文章自娛者亦復不少以余書贈之亦可省却旁人幾許筆墨自娛娛人余意不過如是而無所歆夫名更非所冀夫傳也聞之歐文氏之言曰余欲爲他書古今冊籍浩如煙海以余書人之直塵埃之不若不如以我之所得著爲雜文值此物競劇烈之世世人必多愁苦苟讀吾書而額上皺紋爲之一舒則吾之造福亦已不淺夫我意亦猶是焉耳余作而言曰善哉子言子之書仍欲爲世人造福是忘世而終未忘世也子之心苦矣因記其言以告世之閱是編者

民國三年十一月古吳徐枕亞序於海上寄廬

墨 碎 冷 鐵

序二

吾人考覈載籍浸沈翰墨將以雕虫小技豆馬細術作半生辛苦之代價乎曰否大丈夫讀書十年養氣十年將大有所作爲而非區區章句所能畢乃公事者然而屈原放逐感而爲騷長卿被羈憤而作史男兒生不成名惟有以秃筆碎錦舒展胸中經緯耳劉子鐵冷豪於文辭著作等身近復檢其傑構刊以行世鷄林長價藝苑蜚聲吾問鐵冷其亦自足於心乎吾知鐵冷之志不在此零縑斷素固別有懷抱也不能展其懷抱不得已而致力於零縑斷素鐵冷之心亦云苦矣嗟乎鐵冷斯世齷齪大道若昧

墨 碎 冷 鐵

黃鐘瓦釜並世難容。吾人戴得此崢嶸頭角。固難與腥羶惡物爭厥勝負。而亦不願驚駭聾聵紙上談兵。汚吾一付乾淨之筆。研則惟有範山模水。說性搜神。胸串記事之珠。體續莊諧之錄。以消磨此無聊歲月。安排此錦繡文章。後之人讀鐵冷文。其亦愛鐵冷才。而悲鐵冷之用。非其當乎。然而古之人亦有生不逢辰。而以箸述見者。鐵冷碎墨與雜騷史記異轍同歸。均是騷人國士之餘緒也。吾爲鐵冷進斯解鐵冷。其亦足以自慰矣乎。

民國三年九月崇明徐吁公叙於都門

序三

鐵 冷 碎 墨

說部夥矣。說部中之小說。至今日而尤夥。海禁大開。華洋雜遝。載更民國。氣象一新。抱奇之士。不得展其驥足。往往借見聞所及。一託之於筆墨。以抒其抑鬱。無聊此小說出版之所由日夥也。吾友鐵冷。生平無他好。惟孜孜於著述。燈紅酒綠。文思泉涌。汨汨其來。凡見諸從前民權各報。與今小說叢報者。固已價重連城矣。茲乃裒集其舊著。附以近作。顏曰碎墨。刊以行世。所載多感觸時事。英雄兒女風土人情。寰海奇聞。偏隅瑣記。一一繪聲繪影。興味動人。所謂嬉笑怒罵。悉成文章者。此也。或曰。文字爲造物所

墨 碎 冷 鐵

忌况小說家漱滌萬物牢籠百態抉發天地之奇秘搜剔鬼神之遁藏抵觸日深窮愁日甚豈計之得者乎余曰不然士生今日正避秦無地之日也得一書城坐擁興之所至千言立就墨花灑其繽紛一字定衡詞鋒被其榮辱問心無愧與天爲徒斯境斯情南面王不與易也使鐵冷舍其所好將學識時務之俊傑出而射策金門博斗大一城之知事乎抑拜恩私室謀總長一席之祕書乎事未可必而蠅營狗苟風節掃地矣是固鐵冷之不屑抑豈余之所贊成也抱奇之士其以余言爲然否試質之

民國三年十月二十八日雲間嬾叟陳梅溪序

序四

烏呼。今世何世耶。士嬉於朝。民困於野。強鄰睨于旁。猛虎哮于肆。非一玄黃淆雜風雨迷漫之世耶。識時君子。憫世運之阨危。憂人心之陷溺。汲汲焉謀補救之。顧手無斧柯。奈世道何。然雙眸不盲。寸靈未死。觸眼簾者。均傷心事。震耳鼓者。屬不經談。將欲蔽明塞聰。以避世耶。無如視愈蔽而愈明。聽愈塞而愈聰。且滔滔者天下皆是。果何處爲吾人之桃源哉。將欲舖糟歠醕。與世推移耶。然而捐介之士。其量不宏。往往糟未舖而心已酸。醕未歠而咽若哽。三閭自沉。長沙痛哭。其悲絕痛極。時何嘗不作一揚波汨泥之想。惟天君司柄。南針固指。終不忍棄其瑾而毀其瑜也。然則如之何。而稍有補于世耶。曰有筆在。夫一枝毛錐。足勝三千毛瑟。詎非泰西之名言。而榮若華袞。嚴等斧鉞。亦我國筆伐者。施褒貶之威柄。蓋士君子不得志於時。蜷伏蠖曲。既無尙方斬佞之權。又無鍾判飮鬼之策。而悲憤抑鬱。

墨

碎

冷

鐵

之懷彰善癉惡之意不得不假蒙將軍之力以導達而發揮之其境愈悲而
其心彌苦已嗟乎刀鋸所加者一人而筆伐足以勗天下威令所及者一
時而筆伐足以戒後世然則管城子之功又豈在斧鉞鼎鑊下哉吾友
鐵冷傷心人也方寸澄淨神經銳敏侯生古鏡若懸於胸溫嶠靈犀常燃
於凡對於斯世輒懷悲觀遇有逆耳之談違心之事在他人或已忽然漠
置淡焉若忘而鐵冷則必欲追本溯源洞悉首尾察之既明斯知之愈審
知之愈審斯忿之愈激忿之愈激斯筆之愈多久之哀成一冊顏曰鐵冷
碎墨余讀是冊雖覺其用筆之嚴而不得不服其命意之正而其針砭世
俗之苦心盎然溢於言表誠得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之意矣至於表彰淑
德發揚貽勸尤不遺餘力斯冊也不獨具鋤惡之深衷抑且含信善之美
意蓋一懲勸兼施之作也剗既竟索序於余余不文烏敢言序惟滿懷
惓惓藉以拉雜書之計亦良得倘亦貽着冀佛頭之誚耶

民國三年十月十三日盧文虎序

墨 碎 冷 鐵

序五

嗚呼。今之河山。其破碎極點之時乎。緬甸也。香港也。青島也。澎湖也。勾麗也。若英若法若德若俄若日。皆剖而瓜分之。是則天下之碎而不可復整者。孰大于斯。鉄冷何人。豈舉目有山河之感乎。而胡爲以碎墨名。編夫菽粟之碎也。可春揄之爲餅餌。布帛之碎也。可補綴之爲機襖。二者雖非貴重物品。究爲尋常日用所不可缺。他若淘砂之地。有碎金。人見之而色喜。攻錯之山。有碎玉。我得之而取資矣。此篇所述紅男綠女碎事紛紛。牛鬼蛇神碎言喋喋。果何取爾耶。然則碎葉飄零。停鍼悵梧。桐秋雨。碎花歷亂。擲筆問楊柳春風。其以此爲碎錦之學。製歟。抑以此爲碎磚之拋引歟。

鐵

冷

碎

壘

吾不得而知也。嗚呼。鉄冷斷素。零縑僅堪遣悶。於破碎之河山。烏足補助其萬一。惟是耳。碎于鄭衛之音。目碎于靡曼之色。心碎于粉白黛綠鶯歌燕泣之場。是則作者之所以防微杜漸也。不然。蟻穴探幽。槐郡無非說夢。雞棲宛在。蕉窗大可談玄。乃取此名編碎語。霏霏墨光點點。想爲一斑之管見。云爾。毋亦爲窺全豹者所竊笑乎。倘海內有同志。視若菽粟之碎布帛之碎。以爲尋常日用之需。不肯束之高庋。則拳石杯水。或奠山河意中事也。發刊日。爲之敘。

民國三年重陽前一日寓湖老人撰

碎墨題詞補

集工部句

嗟彼苦節士。局促傷樊籠。神仙才有數。耻與萬人同。

酒闌却憶十年事。語不驚人死不休。先生有才過屈宋。長歌短詠還相酬。

集定庵句

書生挾策誠何濟。文字緣同骨肉深。世事滄桑心事定。詞家從不覓知音。

（奉天撫順陳蕉影）

浪淘沙

滿目盡琳琅。十色五光。零金碎玉概搜藏。自古文章真有價。楮墨生香。不

效賈生狂。徒自悲傷。醒迷警世作慈航。再造乾坤君有力。功德難量。

（奉天撫順芭影女士撰）

鐵冷碎墨總目

卷一 目次

鐵

小豔情 說執牛耳

小懺情 說棠影

小怨情 說贅婿

小砭世 說傲骨

小幻情 說空谷佳人

小社會 說忙了一場空

小言情 說離婚後之見面

小豔情 說禍裏奇緣

小哀情 說蒼溪斷腸史

小苦情 說孤雛血淚記

●卷二目次

淮陽十日記

綺窗雜識

●卷三目次

南都勝覽

●卷四目次

寰海異聞

●卷五目次

香艷小品

游戲文章

●卷六目次

新幻術

醒迷錄

說粹卷一



鐵 冷 碎 墨

柳拂紗窗。苦侵玉砌。碧闌干上倚。一麗人。桐布輕衫。桃花秀靨。斜迎春日。舉纖纖玉筍。分五色之絲。編八寶之囊。正低垂素領。注意勻紗。忽畎蝶飛來。採鬢邊花粉。佇立瓣上。兩翅顫顫似羨春色。來自隔牆者。或卽或離。情殊戀戀。焉一少年。潛自麗人背後。合掌撲之。麗人驚墮金鍼面。暈紅潮眉。翠黛半瞋。半喜斜睨。少年曰。適從何來。儂竟罔覺耶。少年笑拈翠蝶。促麗人出。銅絲纏之。戲簪於螺鬢之上。麗人鼻其纖腰。作羞澀狀。少年不顧。見蝶翅翕張。欲飛不得。鼓掌大笑曰。貯汝頂上。襲取脂粉之香。寧非豔福。麗人置若罔聞。急曲其藕臂。拔其花鈿。手而觀之。少年故握其腕。禁而不許。麗人喟然歎曰。絲絲束縛。栩栩欲活之精神。而今安在。吾不忍使彼薄命。飾我蓬頭也。遂解而放之。

少年笑語之曰。女菩薩真慈悲哉。麗人眇之以目。曰。脫儂以桎梏。械君君願受否。少年合十而前曰。願願……麗人微愠曰。毋多擾。儂不再辨矣。旋擲其青白絹絲。披於肩上。編織如常。少年猶嘖嘖作謔語。麗人不聞也。有頃。又一少年來。舉止莊嚴。貌亦清秀。手攜簿冊。啓門入室。坐尙未定。麗人雙手擎磁盆。進溫湯。使少年拭面。少